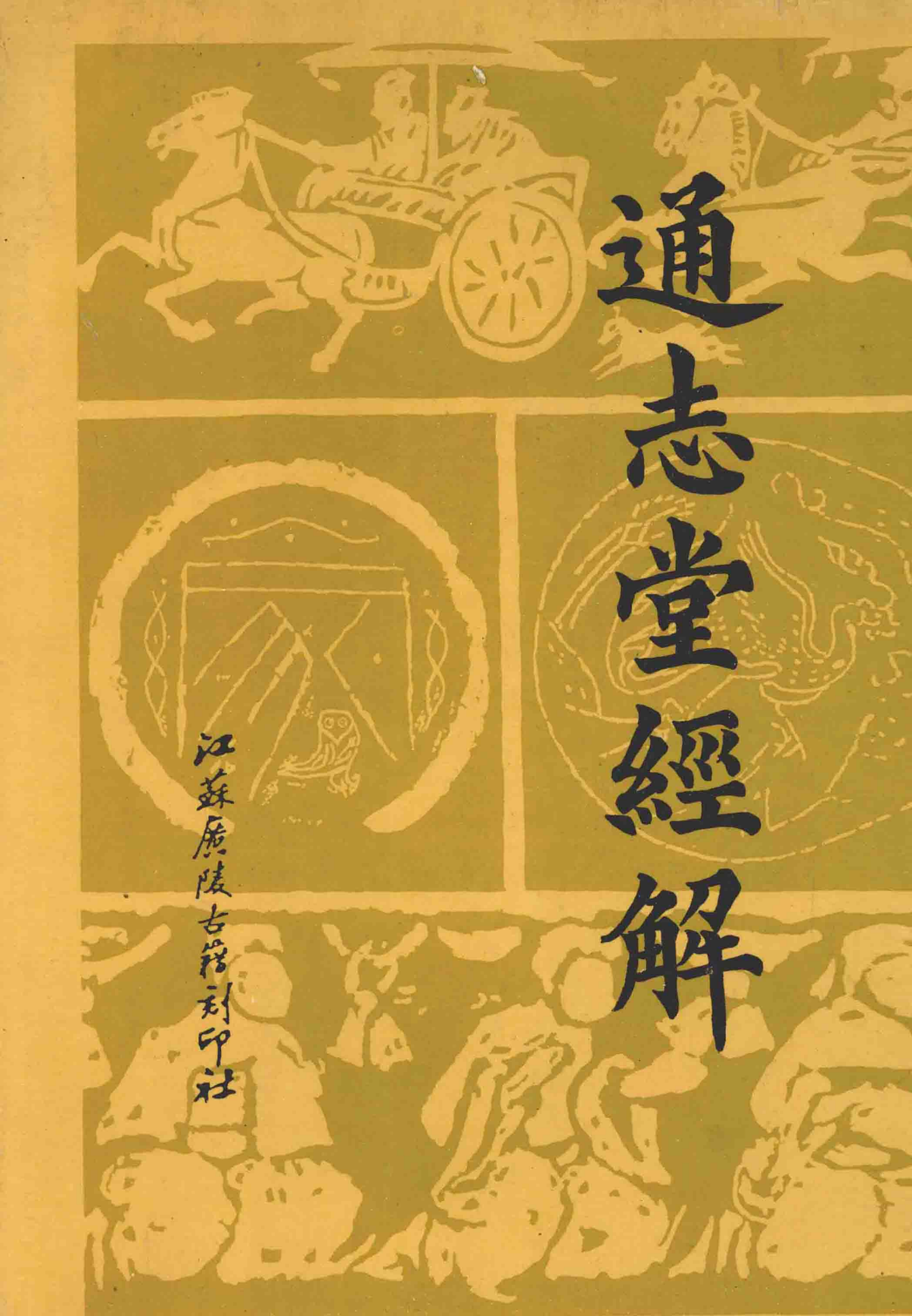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5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孟子集註卷第一

蔡模集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驛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過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見梁惠王

王三十五年早使蒙以招賢者而王至梁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illegible]

物與善仁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邪端之比也彼斥堠之於物則固
物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認爲善豈謂其類則如此而可矣夫於物則固
以惡而毀之理也今以小不忍而動以去性可乎曰彼雖陷之小失矣未足
以病夫大創而不足之心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之未嘗不可勝用者其大經
意之際蓋有分矣蓋仁之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蓋無意哉曰所謂見其小失其
者豈出於見之而後有是心邪曰心體固然無內外始終始末之間未見之時此
心固自若是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蓋至仁之不能施於見聞之所及而又
合乎受物之道之宜若仁之心則蓋無不見哉而足以爲善之端豈止
觀乎至聞孟子之言仁者心復有未成物焉則此心之未嘗不感之無不應者又
可見矣曰仁者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達於仁何也曰
天地之間人物之莫異其理本一而分未嘗可殫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
以其分殊故此愛必自親始蓋天下有能盡其心而不求其序則雖天下之
大而迎遠速逆一物不得其所以然者其害甚於易陷而不知其理者其害長短
而又當以心爲權度而稱量可也曰何重長短之當然而本心之正理其爲
權度而稍異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又問何是本然權度曰本
然之權度非是此心此水然其理與萬物時雖至若細沙如何便是
是亦然之權度也如齊魯至魯而不可見之心見其舍權度矣其心之云物見心無
能士臣民絕於諸侯又却思其理便是舍權度矣其心之云物見心無
了時義者豈曰心爲善家民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自有本末
千先以見乎啓發乎堂主其心至誠意誠治乃明而四明之理者善者
及施行乎先施刑罰或違其近至誠說格而不傳八矣千之曰格治國有
序則能用亦非刻爲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除心
制室未雖殊然小終其說於立誠之間大極聖賢之言而後無功無罪
情相之則其所以格君心者自有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起其爲善後善說
之近而姑無其事以有實效之也若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
異更有聖賢氣象耶黃氏云陰謀之不見用於世功之說常易求善曰吾
可雖國可省也扶危濟困則不然而自五穀之宅耳故之而使民養生使民
而無憾然後殺之者擇忠信不推食之民者有低動人者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
引領而效之矣夫元有君民之父母也又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以
教之然後爲之王者得以至其父母之身身也爲民父母之道義既正始
自智而與之問也又爲國之計以漸民之豈爲民父母之道義既正始
王道曰仁教曰政曰刑曰井田斯斯乎不可易也孟子之言說不用於斯
聖後世皆曰仁政曰政曰刑曰井田斯斯乎不可易也孟子之言說不用於斯
數千言而常言三言不得見可厭也哉

蔡模集疏

六十

樂曰則正
他
者惟
不正
之
孰
若
言
聲
夫
疾
此
同
繼
之
幾
王
市
曰
五
樂

[illegible]

1. **Introduction**
 2. **Methodology**
 3. **Results**
 4. **Conclusion**

[illegible]

爾我爲我雖袒褐楊裸裸於我側爾焉能浼哉故由
自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伏言趨避自便楊前據若果反聲響驚走下而陷者也不達行不枉道也適矣然則○物下惠當大去棄舍安物
載武忠之言也相和柔靜也操持其身自由自得之利恆並處也不自失其
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不恭謂不以恭敬之行圖自愛守固己之志不隱容不枉道是知何人不隱容而不隱容即如已當恭卻以相自汙已不當却以法自趣之類便是又云伯夷不以異道苟且切切急急於從降下勢必以爲重故不切切急急於進上惟恐有損乃相求作一句語注云廣遠也潔清美也而其辭介而不通而無機巧周旋去之矣此所謂峻嶒有不悅與人耳若善師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所以爲聖之清也柳下惠不然又曰伯夷執中獨居而足則下惠則和必有不齊之處也柳下惠之意非然不以恭嚴為敬而有隨順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夷清惠和皆得二偏他人學之便有偏而不恭處使儒夫學和會不如節取中庸德性也可謂百世不惑是孰已知此者乎立君子如此者以其因其自然也問卽下惠不恭是孰已知此者乎見此是待人不知羞恥弄世假他人知熟也又王充賈誼之不恭不容流弊至此三十所爲已有此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公孫丑章句下

[illegible]

子以告公孫于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官以言爲守言責者以言爲責皆韓非所論實德權衡之意也孟子居尹氏之位未嘗受拜致仕者進退之際處格於法使臣民遠近咸知其所由而還也

平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友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蓋反見音現蓋下已也王驪王驥臣也輔行副使之反往而還也行事使客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于何言哉夫蓋桓王瑤當攝卿行故曰齊卿大抵或治之言而已

之理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參衛者是也大宗師禮之而不居戰任事者止之則不佳又矧爲使出中於滕魯伐區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獨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度致區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獨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爲人觀視謂主祭之度廣袤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此乃作作之事者也殷虛書本稱不已過以美矣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也悼情之與棺相稱也欲其悅死也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謂不得禮法制所不當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後用焉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愧乎

千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防閑所報乎吾聞之也君死曾深衣土苴肌膚髮子之心豈不依然懷也哉

我曰以撫恤也不爲天下惜惜得貴而忽於其親也王氏中說云天下儉其親原附君之門曰一布祿二十年不易曰樂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與平伐燕伐齊同出令也管子之事見商賈諸策及人民受之不子得之先私私與人則害己害國皆有罪也仕爲官者即以此是之也

集解曰宋子元曰孟子齊人伐燕而問伐燕一語就其所以歸於此之下二句更找頭是市民民影不至於僞之王方可以伐之如此至五字見齊攻伐燕事必親見之齊王爲了一張謠言以子喻之也

不意齊師之來伐有不然而齊有大事故如此而齊王不相讓孟子豈可更窮邪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

[illegible]

子孫憂之有不能自若者其臣能固其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得用矣而稷卨伊尹之爲也西伯與商而後其意遂成於此必長其外而後進之惡故曰潔賢乃君之所務也而無先施之後故其說必不待後論而以明矣夫所謂潔賢於前章之後世之意則謂士大夫之不處污濁而自引其身就清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道不行殺主也王就见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因所頌也謂齊桓公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于盡爲我言之爲吾聲○時子齊人也中國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時子致也鍾重名量六斛四升穀古法注也盡何也不

陳子即五子曰然夫時子惡乎其不可也如使者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快也字聲○五子既以道不行而去萬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別又有萬之樣今乃安此說使之誤是欲難富而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斷言子引孫孫之路也至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能斷絕之物而高也義見于此蓋子叔疑爲卿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舉手操券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利於彼以下文談大大空籠籠者之所爲也五子引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也問謂國取之也從而征之謂入惡其所欲故征之也又取商人也○稅子回齊王所以懸釜子者未爲不可也五子非不肯爲國式以利器之故豈非欲爭乎乃欲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音知于下或當以晝爲晝晝音非欲爭乎乃欲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已以爲坐下同應於斯反隱隱也客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人乎魯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則官長便氏及反逐去魯○齊使人候間通達越竟然其側乃能安而留之地也物與身申許許之千也魯公之不如子思然二千慮不爲容其有餘者在乎君之左右惟持調諒

之則亦不能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平長者

絕乎身長上聲○長者五子自稱也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經絕于身我是先子之子謀謀者或曰梁丘留子思之事而尤也我也我之而不窮蓋先子之子爲謀者或曰梁丘留子思之事而尤也我也我之

其子之心之賢其志之固而非凡聞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齊王君子之心知此則與世之四面而行而

事君則便愛之人者亦可與共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下萬子以告萬子齊人也曰夫尹士惡知千幾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千所欲哉千不得已也夫音快下同王欲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也若耶休哉

千三宿而出畫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所以必修一事而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千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平安王庶幾改之千日望之浩如水之流不可止

計實知好男好女奸好世俗之樂皆以宣告而不隱於子之故足以爲善王天資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欺惑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何害之能爲

千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理反見音驚

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意蓋以行道時汲汲於心此新近者才剛達之情而衡者所以爲累也○華注曰徐孟見王而自有去志矣去志也則門戶由是用爲有可取者而退于千萬之之矣此五子所以有去志也

所開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充矣夫所以將士不能離春者之情也問兼濟黎民之說何千與齊齊嘗爲之而無所樂於此

於孟子則進近行時行道者齊嘗爲之而不遇而往監獄果於此

此與千之志心同感發聖賢之誠心非特贊美之果於去也惟謂此

此聖賢之本心隨感發聖賢之誠心非特贊美之果於去也惟謂此

之則聖賢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也然而前日度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即問於路中

尤過也此句實見孔子之言曰彼一時此一也也故前日

蓋孟子情懷之所欲言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魯莊至景公至於宣王五百有餘年而聖人不出世謂其久

闕履歷伊尹宋太公望散生焉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謂五六百年之間時

開亂德治可以有為之日是而不得

一有所爲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也